

实录

华不注投稿邮箱:
qlwbhzbz@163.com

【忆旧】

也聊一聊

老济南儿时的游戏

□杨力建

晚报2016年11月1日的“华不注”栏目,登载了武存中先生的《聊一聊老济南儿时的游戏》一文,引起我极大的兴趣,也想聊一聊儿时的那些老游戏。武先生所聊的都是男孩子的游戏,那我就给大伙说说我们女孩玩的游戏——

首先说说“跳皮筋”。所谓皮筋也是多种多样的,有的是用单位食堂捆饭票用的皮筋圈积攒下来的,有的是用牛奶瓶上扎瓶口的橡皮筋(那时订牛奶用的都是玻璃瓶,反复使用的),还有的是直接买来做衣服用的“松紧带”。这些都是高级品,拥有的人不多。最常见的是用报废的自行车内带,剪成一段段的长条接起来,虽然有很多接扣,但是弹性好,也结实。玩的时候两个人牵着两头拉紧举起,一个人在皮筋上双脚配合着上下左右跳出各种花样。还分出不同的级别。第一级是皮筋环绕在脚踝上,因为正好是抬脚的高度,跳起来舒服省劲,很多人都能顺利晋级。第二级皮筋上升到腰部,这就有难度了,抬脚要高,皮筋反弹的力度又大,跳起来就费劲多了。最难的是第三级,皮筋要高举过头,单靠双腿很难够得着,必须先用手下下一拉,趁着皮筋下弹的瞬间抬腿钩住,跳起来也更费劲了,往往跳不了几下,就被反弹的皮筋绊住了。在这个级别上很少有人能完成全部动作,但孩子们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,越难越上,照样玩得乐不亦乐乎。

再说“踢毽子”。这本身没有多大的难度,但毽子却大有不同。最讲究的是要用活公鸡屁股上的毛,同样大小,同样颜色的三根,固定在铜钱上。踢起来鸡毛灵动轻巧,上下翻飞,活灵活现得真像要飞起来似的。这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就是奢侈品了,只有很少的人才拥有。我们用得最多的都是自己动手做的,把家里五颜六色的碎布头剪成三寸长的布条捆扎在一起,套在一个五分硬币大小的垫圈上,虽说是因陋就简倒也挺好看的。踢上去就像飞舞的花蝴蝶,落下来就像盛开的大丽菊。这可是我们女孩的最爱。说到踢毽子可是我那时的强项。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正赶上下雨,只能在教室里活动。老师就组织我们比赛踢毽子,看谁踢得最多。轮到我的时候就一直踢,停不下来,直到腿又酸又沉,实在抬不起来了才无奈地放弃,最后到底踢了多少不记得了。

跳皮筋、踢毽子玩的都是腿和脚,属于下肢运动。下面再说一种锻炼手指的游戏,翻木块。是用四块麻将牌大小的木头块和一个小沙袋。玩的时候先把小沙袋抛上去,在落下来之前迅速地翻动木块变换形状,还要接住沙袋不能使其落下来。按正常情况来说,抛一次沙袋完成一个动作,四个木块各自有横竖反正四种形状,(除去开始动作的一面,每个木块还有三种形状需要变换),怎么也得十四五次才能完成吧。可我那时最少时只需要七次就能完成全部动作。一次沙袋的起落之间,最少要完成两个动作,而且是两个木块同时进行。现在想想都挺有难度的,可那时好多女孩都能完成,手指的灵巧敏捷可见一斑。正是由于这种游戏的锻炼,直到现在我依然能够轻松地编织出各种美丽花纹的毛衣、手袋、宝宝的鞋帽,绣出各种美丽图案的绣品,分送给亲朋好友,收获了赞美和羡慕,满满的成就感。

另外还有翻绳、拾子、刻剪纸等等,都是锻炼手指灵巧,反应敏捷的游戏。这些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游戏现在已经没人玩了,虽然不免有些遗憾,但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吧。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游戏和玩具,现在的孩子也不例外,他们的游戏和玩具也许更适合他们生活和成长的时代环境吧。

【琐记】

那些储存大白菜的冬天

□甘霖

不知不觉,寒冬已悄然而至。每每看到菜摊上西红柿、黄瓜、蘑菇、青椒各种蔬菜依然是五花八门、应有尽有,便会不由得想起我们小时候冬天储存大白菜的场景。

记得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每年一进入了冬季,父母所在的单位上就会统计每个职员订购大白菜的数量,少则二三百斤多则上千斤。你千万不要以为上千斤大白菜得花多少钱,其实那个时候零卖的大白菜也就两三分钱一斤,单位集体团购大白菜的价格当然会更低,甚至要低至一分钱或者几厘钱。所以一千斤大白菜也只不过十几块钱,不过那已经是一个普通职员半个月的工资了。

总是在初冬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,父母单位上好几辆大卡车,由经验丰富的老驾驶员开着,一大早便浩浩荡荡开往附近的某个农村,去团购过冬吃的大白菜。等到回来的时候,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。大卡车直接开进宿舍院。年轻力壮的男职工爬上车往下递白菜,其他的有站在车下面接的,有搬上秤过的,女同志一般负责在旁边记录。每个人都分工明确、有条不紊地分着大白菜。

等我们放学的时候,就看到宿舍院里到处都是白菜山、白菜海。刚刚走到楼下,爸爸妈妈便指着一棵大树跟前堆放的大白菜堆说:“这是咱家的,开始往上搬



1988年11月12日,一名儿童在一个冬贮白菜售卖点帮助大人搬白菜。



大明湖畔·小小说征文

投稿邮箱:lxiazuoxie@163.com

兄弟

□尤怡彦

虎子和子龙儿时在一个大院里住上下楼,俩人年龄相仿又都聪明淘气,一直是很好的玩伴,子龙胆大虎子胆小,他们爬山、掏鸟蛋、扑蜻蜓、逮蝈蝈、去游泳、踢足球,除了吃饭睡觉上学放学他们几乎都在一起,像亲兄弟一般。小学四年级暑假的一个下午,他们又在一起玩打弹弓的游戏,他们瞄准虎子家后院一个个目标看谁打得远打得准,子龙在楼上打,虎子在楼下打,他们喊着笑着兴奋无比,最后看到前方一棵高大的杨树,上面有一只知了大嗓门“吱—吱—”叫个不停,子龙说:“我们比一比看谁先把它打下来”,说完抬腿就爬上阳台,可还没站稳就“扑通”从楼上摔了下来,幸好被葡萄架挡了一下,落地时胳膊和腿上流了一些血,但只是擦破皮而已,子龙爬起来像没事人一样,可是把虎子吓得不轻,他以为子龙摔死了,当场晕倒在地,还发了两天烧生了场病,从那以后虎子像变了个人似的,也不像



英国人拍摄的上世纪70年代人们冬储大白菜的场景。

吧。”于是,爸爸妈妈加上我和七八岁的二妹、三四岁的小妹,一家五口开始齐心协力搬运白菜。

我们先把白菜运到阳台上,趁着太阳好的时候把外层的大白菜叶晒干。过几天,父母再把晾晒好的大白菜转移到楼道和厨房,一层一层堆放在墙根下。然后在白菜堆上面盖上不用的旧褥子,给大白菜保暖,防止它冻伤。

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,看到宿舍院的楼前屋后、阳台上、小房顶上,到处堆放的都是各家各户的白菜,场面特别壮观。那些大白菜个个体圆身壮,“憨态可掬”,叶片紧实、翠白如玉,整个宿舍院的空气中都弥漫着大白菜脆甜甘美的气味。

接下来,大白菜就在整个冬天的饭桌上唱主角了:外层的大白菜帮剁碎了包大包子,里层的大白菜帮切成片做奶汤白菜,白菜叶炒肉片、炖豆腐或者醋溜白菜,白菜心炆下面条、煮疙瘩汤。总之,大白菜的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都可以吃,也都特别好吃。

宋代诗人范成大曾赋诗曰:“拔雪挑来塌地菘,味如蜜藕更肥浓”,以此来赞叹白菜的甘美味道。而苏东坡的诗句“白菘似羔豚,冒土出熊蹯。”则更是夸张地把白菜的美味比作羊豚、熊蹯这些珍馐美饌。宋代朱敦儒有词云:“先生俸病老难医。赤米厌晨炊。自种畦中白菜,腌成瓮里黄齏。肥葱细点,香油慢熨,汤饼如丝。早晚一杯无害,神仙九转休痴。”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吃白菜的“幸福”场景。

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全家人一起用白菜包饺子。平时爸爸妈妈工作忙,要等到元旦或

者是春节放假的时候,爸爸妈妈便开始忙着剁肉馅、切白菜、和面,准备包饺子了。老话说,白菜不如白菜美,猪肉没有猪肉香。白菜和猪肉放在一起包成的饺子,那自然是难得的美味喽!我们姐仨一看要包白菜猪肉馅的饺子,都乐颠颠地帮忙找擀面杖、擦盖垫、剥蒜。等准备工作做好了,我们全家人都洗干净手,围坐在放了面板的桌子周围。爸爸熟练地擀饺子皮儿,妈妈则在一边手把手地教我们包饺子。刚开始我们包的饺子总是那么“笨拙不驯”,不是破皮、就是露馅子。爸爸妈妈耐心地教我们,如何把馅子放在面皮中间压实,如何将面皮捏紧。慢慢地,我包的饺子越来越好啦!

最开心的是饺子煮好出锅的那个时刻。一个个小元宝一样的饺子又白又胖,热气腾腾,蘸上蒜泥、香油调好的汁,咬上一口,汤汁浓郁,香气四溢,满嘴都是白菜的清香和猪肉的鲜香完美结合的美妙滋味。

来年二三月的时候,还没吃完的几个白菜心里钻出了嫩芽,撑破了菜帮。于是爸爸妈妈把白菜帮扒下来,把菜根放到盘子里,浇上清水,等待着白菜心开花。等到菜心儿开出淡黄馨香、朵朵簇拥的小花来,我们知道,春天来到了。这时仔细算一下,白菜已经陪我们度过了整整一个冬季。

如今的冬天各种蔬菜应有尽有,已经不用储存大白菜了。不过每当看见那些“憨态可掬”的、陪伴了我无数个冬天的老朋友——大白菜,一种特别亲切、踏实的感觉,总会在心中暖暖地弥漫……

以前那样机灵了。

后来子龙考上大学,毕业后父母又送他去美国读书,经过几年刻苦努力取得硕士学位,之后在一家网络公司做工程师,又经过奋斗终于拿到绿卡留在美国,然后娶了美国媳妇,生了个混血儿子,过着上班下班月薪族的日子,既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福利,也承受着快节奏的生活压力,尽管在外人的眼里美国充满了光鲜和精彩,但是也有许多无法言说的艰辛和无奈,人到中年的子龙颈椎增生、腰椎间盘突出还患有高血压,近几年美国经济不景气,担心公司裁员不敢请假,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不好,生病住院子龙也不能回国照顾。

虎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,上了一所厨师培训学校,毕业后进了一家酒店打工。一次他到大明湖游玩,看到一位在湖边行走的老人突然掉进湖里,虎子顾不上脱衣服脱鞋跳进湖里救起老人,还把老人送进医院,幸亏抢救及时老人转危为安。后来老人病愈出院同家人一起到虎子家致谢,也是缘分,虎子认识了老人的孙女,一来二去两人产生了感情,最终结为夫妻,老人非常高兴,资助小两口开了个小吃店。虎子诚实能干经营有方,把小吃店打理得井井有条,小两口恩恩

爱爱,第二年就生了个聪明可爱的大胖小子,有人劝虎子趁着生意好,开几家分店多挣些钱,可是虎子很享受眼下小富即安的生活,有一份自己喜欢可以养家的事做,闲暇之时陪陪家人照顾父母,日子过得知足踏实。

子龙每次回国探亲都要去看虎子,为虎子童年的创伤而感到惋惜,子龙留学的时候常想,如果虎子当年不受惊吓,也许会像自己一样考上大学或者出国留学那该多好。子龙多次提出想帮帮虎子,既为兄弟之情,也想弥补对虎子的愧疚,虎子总是笑着谢绝并说:“钱多钱少够用就好,你不在外也不容易。”

如今,虎子的儿子大学要毕业了,整天嚷嚷着要去美国读书,说是要像子龙叔叔那样出国见世面,子龙的混血儿子刚上大一,每次跟父亲回到中国,都要去虎子叔叔的小吃店过过瘾,“中国饭太好吃啦,Good,very good!”他的理想是毕业后到中国学厨艺,做最好吃的饭,希望全世界都能吃到中国美食,像虎子叔叔一样,过自由自强的生活。

生活就像一只无形的手,为兄弟俩画了两个圈,他们各自活出了自己的圆满。